

壯  
悔  
堂  
文  
集

壯悔堂文集卷之五

賈開宗靜子

徐隣唐爾黃

同里

選

閱

徐作肅恭士

宋 犖牧仲

傳

太常公家傳

王父太常公諱甄蒲字以康先世大梁人後徙  
宋三歲母李夫人卒又三歲父贈侍郎公卒育  
於伯瑀少從里學道經土神廟神夢其鄉父老  
曰侯公貴卿每過吾朝夕起立幸爲遷之三夢

父老不悟神乃告之曰貴鄉侯氏七歲孤兒也  
年二十一同兄執躬舉戊子孝廉提學使者長  
垣李化龍謂曰吾授生時獨未飲鬼漿能前知  
二子皆列鄉然長者聯第次者當後十年公果  
以戊戌登進士科李騰芳者公之座主也公既  
第數以文進騰芳輒揮不錄最後私問其小豎  
公意屬同門生誰豎言獨見官進士應震文則  
大喜耳公乃求應震爲文三騰芳三稱善旣而  
歎曰官生雖善文詞吾陰相之其人後必敗侯

生器識當建大節何其文之類官生也吾不復  
相天下士矣公筮仕寧津令清淨簡易能惠其  
俗嘗出過里塾諸生皆誦習公所爲文公笑曰  
吾幸登科第雅不善此吾同門生官君文乃可  
法也寧津生自是誦應震文而得第者四前此  
天荒者且百年矣公旣以文推應震後同領言  
職益親應震一日私邀公曰鄭貴妃方有寵青  
宮未可知吾與公陰擁戴之不世功也公大怒  
叱出之曰若向以鄙夫患得失文叨省解名天

下○今○乃○若○自○道○又○欲○污○我○自○此○遂○與○應○震○絕○公

大節

嘗論李相廷機清而戾方相從哲陰而邪不副  
平章望不報又論僧達觀假佛法構煽禁掖詞  
臣陶望齡首倡拜跪稱弟子爲辱官壞風俗而  
孫鑛手持書卷坐大司馬堂屬邊事方棘非濟  
變才皆侃侃特立不隨時變易云先是朱相賡  
之未罷也御史陳于廷三劾其姦詔慰賡而論  
諫官勿復得言衆皆恟伏公獨力爭曰賡實姦  
于廷言是乃用例出公於楚臬公與高攀龍善

樊龍後爲都御史言之冢宰趙南星卽家起公  
爲太僕卿楚人吳亮嗣者黨于官應震言公驟  
遷非例南星曰例所以待衆人侯公大賢亦用  
例耶少宰陳于廷颺言侯公去國無他以言未  
相廢于廷乃先言者侯公既不當遷于廷當先  
罷時攀龍南星于廷皆天下重望更推讓公公  
暇時時共攀龍講學魏廣徵嫉之曰此窟彊老  
者東林之魁渠也未幾遷太常卿會當祭祀中  
人魏忠賢欲代行禮公知之乃先期上言曰天

壇。寅。清。之。所。皇。帝。所。對。越。以。事。上。帝。者。也。今。輒。  
有。官。奴。鬪。豎。連。行。結。隊。走。馬。射。彈。狂。遊。嬉。戲。不。  
容。禁。止。臣。職。典。禮。不。敢。不。言。竊。謂。刑。餘。不。宜。近。  
至。尊。而。况。天。神。饗。祀。之。地。乎。宜。下。所。司。論。治。忠。  
賢。見。之。大。怒。公。遂。致。政。歸。公。至。孝。事。伯。如。父。贈。  
侍。郎。公。與。李。夫。人。歿。後。之。五。十。一。年。而。公。爲。太。  
常。卿。子。司。徒。公。爲。御。史。司。成。公。爲。庶。子。公。會。其。  
族。人。於。家。廟。曰。吾。父。之。生。也。苦。無。襪。歿。無。葬。地。  
豈。見。有。今。日。乎。乃。聚。其。所。得。誥。命。哭。而。焚。之。之。禮。

本戊籍司徒公佐司馬將去之公貽書曰人盡  
以爲苦如國家何若吾獨以爲辱如吾祖宗何  
卒不易其籍焉五子長司徒公次司成公次忝  
有文學次恕次慮

數行黠緩處數行大節處兩兩照映愈間愈

朴文逼馬遷

恭士



司成公家傳

叔父司成公諱恪字若木年二十四登第不肯仕更讀書爲詩賦三歲而方相國從哲賢之以

爲翰林院庶吉士然立朝論議終不肯苟同方

補中客

相國公性寬厚長者嗜飲酒不事生產常家居其門下生董嗣謨爲郡太守宋致林一柱之徒各宰其旁邑迭請間願有以爲公壽公固閉閣不與通日召其故人飲酒故人稍稍有言及者益拒卻之更飲以酒數歲以爲常以故歷從官

通顯矣而析產不輒豐公爲詩推杜甫而洛陽

人王鐸者後公舉進士能爲詩旣第家貧甚公

更推薦之鐸以此得入館後卒以詩名當世自

唐杜甫沒大雅不作至明乃復振本、殿、中、同、折、作、勢雖李夢陽何

景明倡之得鐸益顯公之力也天啓間公爲編

修而宦者魏忠賢竊政日殺僂士大夫不附已

者公心重楊漣而與繆昌期交漣指忠賢二十

四罪條上之天子不能用反爲忠賢所害昌

期亦坐死尋有言忠賢二十四罪章者故昌期

一路俱折而謀

傳趣公代具藁忠賢大怒坐曲室中深念欲殺公而其假子金吾將軍田爾耕顧素知公進曰是人頗以詩賦謬名公卿間而能書米芾書翁必無意曲赦之耶忠賢仰視罌日影移晷不語良久乃顧謂爾耕兒試爲我招之爾耕退詣公話故舊因伴言我之遊魏翁者欲爲士大夫地也非得已者公大悅呼酒與飲輒慷慨指當世事爾耕默不得語居數日又請公則益爲效言伺公嬉笑飲酒酣乃促膝附公耳言公且以

楊繆故重得罪我爲公畫計某月日乃吾魏翁  
誕辰公自爲詩書之言未得竟公大怒推案起  
酒羹覆爾耕衣上淋漓爾耕低頭慙慙已而乃  
大發怒去適南樂魏廣微者亦忠賢之假子也  
以大學士掌貢舉而公爲其下校官廣微心嫌  
公公所薦取士鄭爰玄宋致輒有意摧抑之以  
語挾公公力與爭曰人生貴識大義恪豈戀且  
夕一官負天下賢才哉語侵廣微而忠賢里人  
子御史智鋌廉知之乃力劾公罷官忠賢積前

恨更矯傳上旨奪所賜誥而令公養馬公卽日

竟○事○點○飯○然○

脫朝冠自杖策出長安南門而其門下生二十

於○三○出○二○十○三○人○字○見○安○

三人者追止於盧溝橋共置酒觴公公飲酣遍

顧二十三人者曰吾歸矣幸無覲顏以羞諸生

諸生第識之異日有言諸生爲好人者乃吾弟

子也誠不願諸生爲好官二十三人者皆泣下

說○兩○

而宋致終工部侍郎仗節死爰玄以御史直諫

人○一○小○結○

謫當世名公爲知人公旣歸則益召其生平故

人者與痛飲不事事而里人鄧生者妄人也構

小彙詭公謂若乃養馬而我職弟子員冠儒冠  
公門下奴客忿欲歐鄧生公大笑悉召之與飲  
皆醉鄧生乃免當是時忠賢實欲殺公不已會  
誅死而公復起爲庶子鄧生大懼更請公汗浹  
背前匍匐謝公又大笑掖起之徐飲以酒一無  
所問鄧生亦醉公爲人和易有容不修苛節見  
人無貴賤皆與飲酒然遇有所不韙者輒義形  
於色屹不可奪以庶子遷爲南雍祭酒太學諸  
生聞之曰是故與南樂相爭鄭及玄宋攻者耶

願入成均近萬人明興三百年未之有也滿歲  
以病請歸公生平善爲詩每賦詩輒飲而前後  
慮天下事有不當意則又感憤日夜縱飲久之  
積病竟以卒年四十三天下皆以公有宰相器

深痛惜之

裝大處一復不惟天下

當崇禎二年公之爲庶子也職記注

有浙人溫體仁者揣天子意自爲書訟言羣臣

薄敬仰一爲制今得體

朋黨得召對對時體仁鈎挑詭譎數貶望顏色  
伏叩頭爲側媚曲謹狀天子大悅趣立以爲相  
公跪墀下纖悉疏其醜而出颺言於朝體仁病

之數曲。懇公願稍得改易。公固不肯。而謂人曰。體仁之好過。李林甫而僞。強介若盧杞。果執政。天下且亂。吾所以颺言者。冀天子神明一聞而感悟耳。體仁聞恐。遂言之。乃出公於南京云。初文相國震孟爲吳門孝廉。年五十餘。老矣。以書謁公於史館。公一見稱之。曰。子慎自愛。終當輔天子。子必勉之。其後十餘歲。震孟與體仁同執政。以爭諫。臣許譽卿事不勝去。而體仁終相位者。八年。卒亂天下焉。公著遂園詩二十卷。李自



成破宋子方岳從賊中搜得之負以過河公六  
子方鎮方岳方巖方聞方隆方新而方鎮城破  
死有才名別傳

次第生平直敘而每事穿插照應極密極老  
叙法甚潔却以飲酒在在點綴作煙波見文  
有餘地 恭士

賈生傳

賈生名開，宗商丘人也。少落拓不羈，十四歲從其師學。師故儒者，喜繩墨。賈生慕司馬相如之爲人，學擊劍、鼓琴、嗜遠遊。師以弗類，已誚之。賈生固謂我非儒，奈何以儒者責我。卽日除弟子籍，更去與里中少年伍，間讀書爲文詞。于謁當世舉茂才第一。是時賈生年二十餘，益負才，不事生人，產業破，家塋其妻。陳瞻鳳來校士，寓意郡太守欲賈生充儼縣官。賈生日：我當不日爲

卿相何至謀升斗却不就日共羆人張渭等約  
汗漫遊傲阮嗣宗縱飲六十日白晝射箭中夜  
擊鼓宋俗上元夜張燈飲酒賈生率其徒服老  
衣駕鹿車疾馳百餘里漏下三鼓抵睢陽司氏  
者睢陽巨族也張銀瓢容酒數斗約能勝飲者  
持瓢去羣少皆醉卧窘甚賈生忽叱咤登階舉  
滿一飲卽擲瓢付奴持之不通姓名坐賓駭散  
久之賈生貧益甚盛夏服短褐不完過市兒童  
隨笑之賈生浩歌不輟會太原孫傳庭調商丘

令知賈生下車引見日往謁爲訂貲財復田舍

閱數歲東平侯劉澤清開府淮陰奏除翰林院

孔目掌其軍書記賈生察其異趣不肯就澤清

爲出賈生本須

跋扈內挾權相嘗衣白衣從軍因事調護乙酉

澤清自海道來降賈生乃辭歸里凡七應舉不

第作長歌云自從廿載落鬼籙不信天上有奎

宿因大悟盡焚其素所讀書閉戶揣摩十餘年

馳騫于先達師說十餘年最後而冥坐窮思與

侯方域徐作肅往復辨論又幾十年卒軌於正

天下以純儒稱之。既老更追憶少遊京洛集所  
聞見。述帝都君德相術三篇。走秦岱觀日出處  
述山靈地勢二篇。已買舟金陵泛吳越歸而星  
象占緯兵食圖籍各有論說。大槩其學術行業  
恢奇滂濶。適於致用。然欲以轍迹求之。又不得  
也。常與侯方鎮方域爲忘形之友。張渭徐隣唐  
吳伯裔伯胤徐作霖作肅宋華爲文酒之友。張  
翮沈譽釋頂日乘澗爲方外之友。又自稱爲野  
鹿居士。

侯方域曰以余觀賈生所謂羊質善變每變必  
趣上者耶抑依隱曼世所稱大人先生者歟少  
年類邯鄲俠而後乃大雅卓爾嗚乎彼終身守  
一衆矣倘非其與道屈伸亦焉能知之哉

行文潔而宕

恭士

吳伯裔伯胤傳

吳伯裔者少貧育於舅劉格格長者嘗舉孝廉  
家饒於財數推與伯裔千金以此得讀書交遊  
天下賢豪伯裔淹通古今高自稱許夷然不屑

也第伯胤少裔八歲而讀書與裔等郡人劉瀚

胤從胤轉裔及兩劉氏皆安縣

格之族父也嘗聞格言一子當富貴乃以其孫

女妻伯胤而盡以其財產贈之伯胤之妻亦賢

輒出私財佐酒食費而勸胤從伯氏學胤早舉

明經爲鄉進士而伯裔淹蹇後丙子伯裔乃舉

孝廉胤亦迄不第。伯裔爲人沉練英博，慷慨負  
大志論者，以其出處在郭泰、皇甫規之間，爲文  
章原本經術，歸於大家，嘗簡忽其時，人人以此  
憚焉。其實，麟才好獎引文士，見人有一言善者，  
未嘗忘也。伯胤風流文雅，美鬚眉，善書，生平事  
裔如父，其學亦皆裔教之，惟爲詩稍輕，不及裔。  
其餘制作溫湛，悉中矩度，皆不及見，用以城破  
死。而其父年七十餘，兩目皆盲，願獨在賊去後。  
伯裔婦程氏嘗使人僞爲裔胤狀，立於父前，父



輒以手摩之而喜。既乃審其妄，坐土坑上，搏膺而呼曰：「齋亂，皆何往乎？」老人安歸乎？哭大痛而無淚，不絕聲。三日亦以死。程氏自乞木爲棺而葬之。後其家求齋亂之死處，卒不得。而賈開宗曰：「有孔尚達者，齋之同年生也。嘗從闖賊，見伯齋死時，以目視尚達，不語其色，不撓而程山人自云：『城破時，見兩賊以伯胤爲官繫而牽之。伯胤抗聲言：『奴乃以我爲官，我卽非官，豈從汝賊耶？』二賊更嬉笑諧謔疾驅之去，噫，可哀也。』」齋字

讓伯胤字延仲後皆與徐作霖同贈官

徐作霖張渭傳

徐作霖者有雋才少不得志於有司以入貲爲

諸生張渭渭，渭，奇。日朝廷歲一大縣補生徒百人小者

亦四五十人每歲取天下之士且逾萬數而作

霖以貲入豈不異哉張渭者又，正，提，張，渭，一，句。慕徐渭之爲人因

名渭自謂狂生人亦狂之使酒難近獨推作霖

作霖短小精悍高辭盛氣遇人皆以奴蓄之顧

謂渭善也渭鬚繞其面髮毵毵然又騎馬折其

左臂常蹠曲類世之兒童戲繪以爲冥官像者

短舌無正音。醉後談天下事，則袞袞不倦爲文。敏妙日成，十餘篇作霖。好學深思，常偃仰。卧竟日，或草創後復毀之，然出而人以爲高文典冊焉。會南昌萬元吉知作霖，崇禎二年庚午舉孝廉第一。作霖既就徵春官，而渭益落常試，居下自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潘曾紘。曾紘取熟視日子文，誠善吾粹，未識也。竟高拔之後數年而復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任贊化。贊化怒，更黜渭。渭大噪，而郡之薦紳先生亦有言渭實名士。

者久之乃復其故。崇禎七年甲戌作霖入對策  
言今天下劇賊窟秦蜀蹂晉豫孔棘殆矣天子  
不可不及。昔收人心若崇。任苛深責文法。恐天  
下亂。傳冠得之以示文。震孟共嗟歎。署上第而  
宰相溫體仁惡其言。直排之不收也。庚辰作霖  
復罷春官。渭亦且摧挫老矣。每醉則謂其及人  
曰。吾馬周也。天下方有事。胡不用我。天下且不  
知。文士况能知我。或遂怒罵其坐客。或醉而哭  
坐客。益以渭爲狂。作霖忽怒罵曰。若富貴子席

父兄餘業飽十數椀肉羹耳天下亂形已成無  
英雄能救之者吾輩固旦暮死而謂渭狂何哉  
舉坐酒皆醒而其及人打入兩吳吳伯裔吳伯胤侯方域  
則皆哭泣時方嬉遊修春社於吳伯裔之家因  
慘沮不樂罷去閱二歲而爲崇禎十五年壬午  
宋城破作霖不知所終其及侯方域日作霖死  
矣作霖慷慨意氣丈夫也烏能鬱鬱洎齋乎  
作霖必死矣後甲申弘光立錄中外死者宗伯  
亦廉知作霖果死遂爲請贈以爲祠部郎而張

涓當城破時賊以刀斫之願張且斷矣涓猶右手灑其鬚之血而以折臂手自承其願徐步行口吶吶罵不止又一賊從後至斫以刀乃仆而死涓故貧饒心計縱橫術立置產逾萬而其子後鬻於市儉黷猾者不數月皆盡無所得作霖無子有弟作肅侄世琛文行甚高人見之猶想

見作霖云

侯方域曰嗚乎古之死而不知其所者多矣其懷材質者或不得見用於世而傳之亦異又足

悲也。四子之文學不具論。以余交當世之縉紳先生以及知名士。未有如裔與霖之大畧者也。胤稍文弱。然其死又何壯也。渭乃自比徐渭。卽禰衡何足道哉。嗚乎。而皆不幸而死矣。由今論之。豈其不幸歟。豈獨其不幸歟。

此與吳傳并奇。嵐字句氣皆昌黎而各兩人。忽插忽散。忽合。惟史記酷吏極擗引縈迴之。

妙 恭士



湯御史傳

湯公名兆京字伯閔宜興人也爲孝廉有族人  
抵法者賂以田求爲解之不應旣而察其誣乃  
力爲解而却其田壬辰登進士第官豐城令豐  
城巖邑公下車期月立變其俗有巨盜范紹九  
者以都村爲巢穴劫掠袁臨吉顛之間令之左  
右皆其耳目輒捕輒先聞公則密計而單騎掩  
之擒紹九豫章數千里之患以平報最徵拜御  
史神宗皇帝將殺建言御史曹學程命公臨

決公爭曰學程不當死必殺學程臣願同日死  
沈相國一貫傾其同官沈鯉大興妖書獄爲羅  
織計屬會審公獨以其事坐敷生光獄得解又  
嘗特疏請福王之國寢奪嫡謀公爲人孝謹和  
簡在此處文章晰讀有情  
易事父母常爲孺子歡與鄉人言訥訥不出口

尤不與公府事鄉人皆曰湯公長者及居御史  
則慷慨言天下事數面折廷諍嘗論柄相煩天  
子譴責同事者惶恐備息汗下公意氣自如或  
今日譴責而明日更言之公父家居歎曰吾兒  
可○見○父○子○情○

向循循書生今乃能強項如此哉然性素高介

當官則死其職過卽澹然無軒冕情已而念父

歿母春秋高嘗稱病願家居凡三奉使皆天子

嚴督之而後行掌河南道日給事趙興邦者數

挾太宰勢軒輊臺綱公連章劾之當是時女詩

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人謂之連亦趙官吳比

于四凶迭居要地無敢撓者公視之蔑如也而

辛亥京察朝官更力斥湯賓尹及其黨鄒之麟

韓敬尤爲士君子所賴云復教一殿神采初賓尹有盛名羣小

欲擁戴之爲相賓尹尤驚悍陰制朝權京察未  
勝之前一日猶聚其黨招呼思有所挾持迨明  
公獨袖出一單于吏部堂羅列賓尹狼戾狀當  
事者錯愕公昂首日今察典欲黜幽賓尹不黜  
誰當黜者賓尹故不識公一日朝會問人日孰  
爲湯伯閔人指示之賓尹悚然旣廢而歎日吾  
目中空無人向獨睹湯公意動今果爲所中矣  
先是沈一貫欲殺天下賢士大夫分立門戶報  
復私怨傳至賓尹爲高弟子卒未及有所爲而

通篇俱動

間敘神采

敗其後屢起屢仆又四十年至思宗任溫體仁其黨始得志則前此持之者公力也公以論太宰趙煥擅權掛冠歸病卒年五十二後天子知其賢常思之贈官太僕卿

侯方域曰余王父與湯公同朝爲言官旣老致政每見朝廷事有得失輒歎曰今言路無湯公卒無言者矣又言有僧達觀者善言佛法居京師公卿見者皆膜拜李太后方好佛嘗取達觀所撰水入宮禁謂之法水湯公爲御史大怒捕

遠觀痛苦之繫獄以死嗚乎公真脫髀丈夫也哉。

識力俱不愧史才

靜子

寧南侯傳

寧南侯者姓左氏名良玉字曰崑山遼東人也少起軍被以斬級功官遼東都司苦貧嘗挾弓矢射生一日見道傍駝橐馳馬劫取之乃錦州軍裝也坐法當斬適有丘希者與同犯願獨任之良玉得免死既失官久之無聊乃走昌平軍門求事司徒公司徒公嘗役使之命以行酒冬寧南至譙上陵朝官良玉夜大醉失四金卮旦日謁司徒公請罪司徒公曰若七尺軀豈任典客哉

出身如此

吾向誤若非若罪也。會大凌河圍急，詔下昌平。

軍赴救。榆林人尤世威者爲總兵官，入見司徒。

公曰：大凌河當天下勁兵處，圍不易解。世威當

行，今旣以護陵不可，公且遣將誰當往者？中軍

將王國靖書生也。左右將軍更不可任。司徒公

曰：然則誰可？世威曰：獨左良玉可耳。顧良玉方

爲走卒，奈何？帥諸將司徒公曰：良玉誠任此，吾

獨不能重良玉乎？卽夜遣世威前，諭意漏下四

鼓。司徒公竟自請良玉。耶舍請焉。良玉初聞世



威往以爲捕之。繞床語曰：得非丘磊事露耶？走  
匿床下。世威排闥呼曰：左將軍富貴至矣。速命  
酒飲我，引出而諭以故。良玉失色，史遷慄立。移時  
乃定，跪世威前。世威且跪，且掖起之，而司徒公  
至。乃面與期詰旦會轅門。大集諸將，以金三千  
兩送良玉行，賜之卮酒。三令箭，一曰：三卮酒者，  
以三軍屬將軍也。令箭如吾自行，諸將士勉聽。史遷  
左將軍命左將軍今已爲副將軍，位諸將上。吾  
拜官疏，夜卽發矣。良玉旣出，而以首叩轅門，擗

下日此行倘不建功當自刎其頭已而果連戰

松山杏山下錄捷功第一遂爲總兵官良玉自

起謫校至總兵首尾僅歲餘年三十二是時秦

寇入豫良玉當往勦見司徒公司徒公曰將軍

建大功殊不負我欲有言以贈將軍將軍奚字

良玉曰無也司徒公笑曰豈有大將軍終身稱

名者哉良玉拜以爲請司徒公曰卽崑山可矣

自此乃號爲崑山將軍良玉長身頰面曉勇善

爲左右射每戰身先士卒既至豫則向所苦賊

帥一斗穀蝎子塊滿天星等皆平最後戰懷  
與督府意不合乃歎曰吾卽盡賊安所見功乎  
遂陰縱之不爲害而寇患始大熊文燦者繼爲督府嘗  
受賊金而脫其圍良玉尤輕之以至楊嗣昌以  
閣部出視師倚良玉不啻左右手九調而九不  
至嗣昌快死又製字南見一詩用人得失丁啓睿代督師則往來依違於  
其間爲良玉調遣文書未始自出一令時人謂  
之左府幕客然良玉立功最早威名重一時強  
兵勁馬皆在部下流賊憚之呼爲左爺爺壬午

大出兵與李自成戰朱仙鎮三日夜而敗良玉  
還軍襄陽初良玉三過商丘必令其下曰吾恩  
府家在此敢有擾及草木者斬入城謁太常公  
拜伏如家人不敢居於客將朝廷知之乃以司  
徒公代丁啓睿督師良玉大喜踴躍遣其將金  
聲桓率兵五千迎司徒公司徒公旣受命而朝  
廷中變乃命可借距河授汴無赴良玉軍良玉欲率  
其軍三十萬覲司徒公於河北司徒公知糧無  
所出乃諭之曰將軍兵以三十萬稱盛然止四

萬在額受糧實又未給度支今遠來就我固善  
第散其衆則不可若悉以來而自謀食咫尺畿

不得慮反此

輔將安求之卒不得與良玉軍會未幾有媒孽

之者司徒公遂得罪以呂大器代良玉愠曰朝

廷若早用司徒公良玉敢不盡死今又罪司徒

公而以呂公代是疑我而欲圖之也自此意益

離遂往來江楚爲自監計盡取諸鹽船之在江

者而掠其財賊帥惠登相等皆附之軍益強又

嘗稱軍饑欲近南京就食移兵九江兵部尚書

熊明遇大恐請於司徒公以書諭之而止朝廷  
不得已更欲爲調和計封良玉爲寧南侯而以  
其子夢庚爲總兵官良玉卒不爲用燕京陷江  
南立弘光帝馬士英阮大鍼亂政良玉乃興兵  
清君側欲廢弘光帝立楚世子至九江病死而  
英王師尾其後夢庚以其軍降無服祇初初尤人爲世世威爲總  
威結案兵時往謁蘄遼督府曹文衡文衡尊嚴不少假  
更謁司徒公司徒公諭令勿長跪相見如弟子  
禮世威感悅願効死後司徒公行邊至黃花鎮

上遇火砲災司徒公壓於敵樓下背上積二十  
二死人世威震而仆五里外起立卒不肯去號  
而呼求司徒公復至敵樓適有電光照司徒公  
世威乃趨而抱之而以手起其史二十二死人者  
火及冠脫其冠及袍脫其袍遂燒其鬚及其左  
耳世威堅不動竟袒而負司徒公以出行四十  
里抵於山下邊人謂之尤半耳云丘磊者既坐  
斬繫刑部獄十三年良玉每一歲捐萬金救之  
得不死卒受知司徒公後爲山東總兵官

侯方域曰余少時見左將軍將軍目不知書然性通曉解文義勇畧亞於黔彭而功名不終何歟當左將軍出軍時有党應春者以軍校遊伍當死司徒公縛而笞之百應春起而徐行無異平時按以爲軍官復逃再縛之來應春仰首曰劄官實豈異軍校耶司徒公異之以付左將軍爲先鋒後乃立功佩印爲山海大將然則將苟就有材得其人以御之雖卒伍可也而况於公侯哉



直是一篇史遷得意文字

恭士

叙寧南瑕瑜不相掩史裁

靜子

李姬傳

李姬者名香母曰貞麗貞麗有俠氣嘗一〇句〇據一夜博

輸千金立盡所交接皆當世豪傑尤與陽羨陳一〇小〇傳

貞慧善也姬爲其養女亦俠而慧畧知書能辨

別士大夫賢否張學士溥夏吏部允彝急稱之

少風調皎爽不羣十三歲從吳人周如松受歌

照按屬調處只須如此

玉茗堂四傳奇皆能盡其音節尤工琵琶詞然

不輕發也雪花侯生已卯來金陵與相識姬嘗

邀侯生爲詩而自歌以償之初皖人阮太鉉者

以阿附魏忠賢論城且屏居金陵爲清議所斥  
陽羨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大  
鉞不得已欲侯生爲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日  
載酒食與侯生游姬曰王將軍貧非結客者公  
子盍叩之侯生三問將軍乃屏人述大鉞意姬  
私語侯生曰妾少從假母識陽羨君其人有高  
義聞吳君尤錚錚今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  
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讀  
萬卷書所見豈後於賤妾耶侯生大呼稱善醉

而卧王將軍者殊快快因辭去不復通未幾侯  
生下第姬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因公  
子才名文藻雅不減中郎中郎學不補行今琵  
琶所傳詞固妄然嘗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  
邁不羈又失意此去相見未可期願終自愛無  
忘妾所歌琵琶詞也妾亦不復歌矣侯生去後  
而故開府田仰者以金三百餞邀姬一見姬固  
却之開府慙且怒且有以中傷姬姬歎曰田公  
寧異於阮公乎吾向之所贊於侯公子者謂何

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賣○公○子○矣○卒○不○往○

事○奇○而○傳○足○以○稱○之○

恭○士

任源遠傳

任源遠者宜興之鄙人也乙酉之變逃入湖已

○屬○出○任○生○

而往來羣山中審其率皆無成居久之不能忍

乃出就呂氏于青山柵方酣戰而呂氏遁源遠

被執至溧陽當事者命之跪源遠瞋目曰若獨

非故明臣乎我恨不殺汝何跪爲乃斷頭而死

其兄元祥間行號哭求其屍以歸而葬之初元

祥爲儒生以文行自厲而源遠負氣狂放不相

開敬一受好

類少時有羣兒戲爲泥龕于田間設神像謬以

靈應相與煽惑爲香火關里開閭源遠過之怒  
則溺其龕毀其神鄉里苦之年十五始讀書輒  
析大義兄元祥嘗爲無賴子所侮憤曰我卽出  
而仕寧不能爲若所爲耶源遠目止元祥旣而  
謂曰一朝之忿終身之耻失言矣元祥改容謝  
焉方乙酉師南下時江北四大藩鎮其三解甲  
降二藩更隨豫王爲前導江南將相握兵者亦  
或竄或降而江陰尉閻應元獨固守城八十日  
不屈死源遠以宜興布衣起與相繼云

侯方域曰嗚呼源遂功不成節乃見矣故明養  
士三百年或得其報或否豈在貴賤哉源遂死  
時年二十五或曰以子之年盍少待源遂曰子  
惟其待乃不能死也余何待卒鬪而死悲夫

寫源遂生氣凜然

恭士



馬伶傳

本傳馬伶却竟接入金陵

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金陵爲明之留都社稷

陵一役大手筆

百官皆在而又當太平盛時人易爲樂其士女

之間挑葉渡遊雨花臺者趾相錯也梨園以技

鳴者無論數十輩而其最著者二曰興化部曰

華林部二日新安賈合兩部爲大會遍徵金陵

之貴客文人與夫妖姬靜女莫不畢集列興化

姑敘極大雅

於東肆華林於西肆兩肆皆奏鳴鳳所謂椒山

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墜疾徐并稱善也

當兩相國論河套而西肆之爲嚴嵩相國者曰  
李伶東肆則馬伶坐客乃西顧而歎或大呼命  
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復東未幾更進則東肆  
不復能終曲詢其故蓋馬伶耻出李伶下已易  
衣遁矣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而興化  
部又不肯輒以易之乃竟輟其技不奏而華林  
部獨著去後且三年而馬伶歸通告其故侶請  
於新安賈曰今日幸爲開譙招前日賓客願與  
華林部更奏鳴鳳奉一日歡既奏已而論河套

又○提○一○句○得○史○鑑○之○神

一○技○乃○鄭○重○如○此

奇○舉

馬伶復爲嚴嵩相國以出。李伶忽失聲匍匐前。稱弟子興化部。是日遂凌出華林部遠甚。其夜華林部過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無以易李伶。李伶之爲嚴相國至矣。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上哉？」馬伶曰：「固。然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卽又不肯授我。我聞今相國崑山顧秉謙者，嚴相國儔也。我走京師求爲其門卒三年，日侍崑山相國於朝房，察其舉止，聆其語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爲師也。華林部相與羅拜而去。馬伶

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猶稱馬狃狃云  
侯方域曰異哉馬伶之自得師也夫其以李伶  
爲絕技無所於求乃走事崑山見崑山猶之見  
分宜也以分宜妙教分宜安得不工哉嗚乎耻其  
技之不若而去數千里爲卒三年倘三年猶不  
得妙卽猶不歸爾其志如此技之工又須問耶

逸情妙景史記中亦不多得

恭士

此等鋪敘最難措手文之雅潔神奇真一字

一金

靜子

壯悔堂文集卷之六

同里

賈開宗靜子

選

徐隣唐爾黃

閱

徐作肅恭士

宋

犖牧仲

記

重修白雲寺碑記

白雲寺者其先隙地也。或曰舊爲古刹有遺址焉。在宋郡之郭西南五里。明崇禎之二年中書舍人吳興君闢之爲廬。一廬覆之以茅。以樓遊僧。旣一年始門焉。而堂其中置臥佛。二三年乃

一路詳而潔

創大殿建立三佛像與夫金剛羅漢韋馱伽藍  
之屬廊廡寮厨以及棖楹檀檻之具靡不森鮮  
其後歲時增而不廢迨思宗皇帝建元之十

五祀而寇李自成益熾攻破宋城舍人奔金陵

僧亦散去寺以壞甲申寇陷京師金陵共擁立

致

弘光皇帝舍人復補官於朝居一歲明亡舍人

通篇點睛處

棄其官歸嘗往城之西南觀故所爲白雲寺者

歎曰天下之變遷淪毀于吾前者豈皆積劫不  
可救耶予將爲浮屠氏以終老於是盡出家財

敘置俱有情

於寺不期月備得妙悉復其舊僧請記舍人曰是非侯

子不可姑待之余既歸自江南以爲請余惟昔

者崇禎以前實克承慶曆之業間左安富擊壤

之叟垂五十年不見兵革歲時伏臘莫不思有

所祈報以答靈貺小之則牽羊陳豕奏鼓吹等

而祭賽于村原之社大者乃造爲梵宇官觀香

火相續余嘗北歷燕趙抵齊魯浮江淮適吳越

所見通邑大都金碧晶赫之區何啻白雲寺蓋

天下人之財力當其壯盈必有所費無以製之

且○後○而○造○又○或○其○甚○者○乃○至○銷○磨○蕩○滌○於○水○火○  
鋒○鏑○之○中○而○不○能○齧○而○自○禁○賴○清○淨○之○教○爲○之○  
疏○通○施○而○舍○之○所○謂○明○治○以○禮○樂○幽○治○以○鬼○神○  
也○而○後○世○博○物○如○昌○黎○清○河○之○徒○猶○相○與○詆○焉○  
無○乃○未○之○思○歟○嗚○乎○天○下○之○變○遷○而○淪○毀○者○若○  
驪○山○之○館○太○液○之○池○金○張○之○邸○封○君○世○家○之○官○  
室○亦○已○多○矣○曾○不○得○如○白○雲○寺○者○復○而○新○之○舍○  
人○昔○嘗○官○兩○都○豈○有○所○託○於○浮○屠○氏○耶○舍○人○名○  
議○姓○沈○氏○故○明○相○國○鯉○之○裔○孫○



鍊而腴非昌黎不能恭士

新遷顏魯公碑記

宋罷舊有魯公碑蓋魯公所書八關齋會報德記也結構精妙剝動聳側爰攷書契肇自皇初蒼頡而遙旋存篆隸逮夫會入體之情狀闢六勢之堂與王羲之一人而已而際世不辰靈蹟多淹當蕭丞訪落昭陵升遐方且弓劔陪玉匣之年風雨護金壙之日蓋大寶於茲秘矣獨斯碑者雲蒸霞蔚筆旣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所謂坤輿之神奇歷千載如一日歟

以故雖間有殘闕而較致可尋海內自縉紳先生山林風雅之士見者未嘗不歛歛稱歎購之惟恐不得也而兒童走卒或遊卧嬉戲其下亦從而拱揖拜跪肅然如見其人焉豈寒燐衰草荒祠斷碣顧足以移人性情耶抑魯公神明所係竟鬼時往來其間有使之者而然耶夫魯公名在旂常精感日月誰不知之而一厄於盧杞再陷於李希烈當魯曾不以爲重使魯公不以骨鯁處已方正忤人而徒矜矜於翰墨吾知其

必爲一時所慕不爲一時所嫉也然則魯公之

通篇佳處在此

書豈非反以魯公之人掩哉而數千百年之後  
輒敬重愛惜山河之佳麗奸雄之氣焰曾不若  
拳石之孤騫立之而不忍廢之廢之而復欲修  
之又何以說也八關齋去魏城南里許爲魯公  
碑舊立處毀之者就新築也歲在崇禎戊寅春  
齋之址築爲堞下臨濠水久之浸及碑魏人張  
嗣遷之請余爲記歲在崇禎己卯夏碑高八尺  
橫八稜稜尺許凡八百八十六字闕七十四字

卽魯公報德記也

有精采處此亦朝宗十五年作觀者辨之

靜

子

重修顏魯公碑亭記

太保宋公入相之四年而葬其親以歸既畢事  
矣拄杖而遊南城焉徘徊遠眺漠然大墟見有  
嶽嶽焉若人之立其際強項而不仆者顧謂其  
從者曰是何爲者耶是非魯公之故植者碑耶  
夫向之高甍朱題與濠光雉影侵薄而蕩漾者  
也吾幼與諸生肄業而遊者也○太○概○今老矣物之變  
態固至此乎吾將爲亭以覆之閱月告成而命  
城爲之記城請於公曰公之爲是亭耶以魯公

之人耶抑以其書耶夫魯公之見厄於當昔而直伸其志其視卿相王侯與其國封邸第曾不若脫屣而何有于亭及其罵賊而死從容就義視吾之頭顱身軀皆其所不愛也而何愛此蚪斗鳥跡之遺哉抑公今者天子之相也苟有所舉將觀而效之公故能書如以爲娛悅之具蘇軾嘗曰翰墨之清虛其異於聲色財賄之惑溺也特一間耳域闢古大臣之佐其君以有爲莫不勤懇於遠大之務汲汲而稱造之而不遑於

小技及其治定功成然後有所退託焉以自適  
如謝安石之絲竹裴晉公之松雪亦其類也今  
公意者以開創之業爲已畢歟而或借魯公以  
激發天下之忠義長養天下之入材乃崇是亭  
也夫天下大矣倘無如魯公者之神靈以往來  
耶回於荒文斷碣之間是又蘇子所云深山大  
澤龍亡而虎逝吾且見狐狸之晝遊而魍魎之  
羣舞也公之意其爲是哉公曰子之言旨矣顧  
吾以爲少而遊焉老而不能忘也嗚乎然則公



之感於天下之變故深矣。乃退而爲之記。

通篇以太保爲主畧引東坡意點綴成文正  
旨只結尾一句說出不說魯公而魯公之可

重處自在 恭士

陳將軍二鶴記

沙隨李氏有二鶴焉。豢之有年矣。李氏宦於湖湘之間。盡載其室帑與其財貨器幣以行。而遺鶴。陳將軍者聞之而歎曰：鶴之不遇也。有如此夫。顧謂其門下客有能知鶴者乎。其借之以來。既而曰：是豢鶴也。吾尤李氏而豢焉。其庸愈乎。乃遣使者唁之。而告以其所以待鶴者。明日而使者返。又明日而鶴至。至則館於其堂之廡。召匠氏新其宇焉。而命執事者致籩。必專必潔。是

日也。考鐘伐鼓陳清商之樂，大讌其客於堂上，享其士於堂下。曰：吾以慶夫鶴也。酒方酣，其從事劉子曰：昔燕昭王築黃金之臺以好馬也，而馬果畢至。今公之所以延鶴者，至矣。將華亭之大姓，遼東之貴族，吾且見其引領接翼而至也。雖然，公帥臣也，職在選鋒而養士以佐天子，開疆土除暴亂，不宜以山林隱逸之事自近。若移其所以養鶴者養士，庶吾軍其振乎。侯子曰：甚哉。子之闇於養士也。夫鶴者，天下清虛之物也。

寡欲而省費故可以高人隱士之禮致也世之  
戰士皆驍雄勁悍之徒彎弓陷月鍊句不瞬而色  
喜吾一旦欲得其力而効之于死是必閒居則  
美妻妾厭梁肉六博羣飲仰天而歌烏烏養以  
有餘之財而作其感恩之氣然後報其主而不  
叛吾未見其可以虛數致也故子之帥以其求  
鶴者求士士未嘗不至若遂以其養鶴者養士  
吾恐士之聞風而來者將掉臂而去也甚哉子  
之閒於養士也將軍大悅避席再拜曰敬受教

微公之言吾幾失士矣顧謂二鶴舞而侑觴因  
相與劇飲皆大醉堂下之士有泣者

頓挫飄逸 恭士

壯悔堂記

余向爲堂讀書其中名之曰雜庸或曰昔司馬相如賣酒成都市身自滌器與庸保雜作子何爲其然余曰以余目之所寓皆庸也子亦庸也余不能不舉足出此堂又不能使此堂卒無如子者安往而不與庸雜又豈必酒壚耶嗚乎君子之自處也謙而其接物也恭所以蓄德也况余少遭黨禁又歷戎馬間而乃傲睨若是然則坎墮而幾殺其身夫豈爲不幸哉忽一日念及

憮然久之其後歷寢食不能忘時有所創創輒  
思積創積學問思多即余平生之可悔者多矣不獨  
名此堂也急別構一室居之名曰壯悔古者三  
十爲壯余是時已三十有五矣嗚乎以古人學  
成行立之年而余始稍稍知自創艾日其餘幾  
已而復自慰曰夫人終身老死而不知悔者亦  
已多矣壯果能悔其尚愈諸猶學問但恐余之不能  
悔也夫知過而能內自訟君子許之然則雜庸  
堂者毀諸曰否余將更營而新之以誌余過於

無算也。

此篇見朝宗生平學問

靜子



四憶堂記

或曰堂之以四憶名者何也曰今昔之故觸而感焉則憶之適四則四之爾敢問所謂四憶者曰屈原幽憂而著離騷其中稱名類物或呼爲羌或呼爲荃今讀者不知其所專指子寧知之耶蓋人心誠有所鬱則必思思而不得所通則必且反覆形諸言辭發爲詠歌情迫氣結縱其所至不循阡陌卽胸中時一念之非不歷歷及欲舉而告之人固已纏綿沉痛十且亂其七八

正素解人不得

矣。微獨我與若不知原之所指。即使原今日復生。亦未必自知也。我又安能以其所憶者告吾子哉。或曰。然則子旣以悔名其文集。而仍以憶名其詩者。何也。苟憶於昔。不必其悔。苟悔於今。不必其昔之憶。曰。詩三百篇。昔人發憤之所作也。余自念才弱。不能憤聊以憶焉。云爾。抑聞之。極則必復。憶之妙之所以悔也。

峭仄荆公一路文字

恭十

鄭氏東園記

鄭氏東園者余少遊焉其隣人指以示余曰此  
沈氏之園也前三日易於鄭沈氏者相國鯉之  
族也余及見之鄭氏得之二十年而鬻於今太  
保宋公猶言鄭氏者物未能遽忘其故也嗚乎  
余年三十有三憶少之嬉遊於是園者曾幾何  
時而園顧三易主矣先是園中有榴千年不華  
而是歲華鄭氏驚告曰是何祥也已而鄭子入  
於庠鄭君以茂才舉州刺史歷官徐淮副使鳴

乎。是果榴之祥也。園有卉名水僊者。種自江南。吾郡人得之多。豈<sub>豈</sub><sub>豈</sub><sub>豈</sub>。凡案牘兩鄭氏園爲盛。自壬午陷後。官軍與賊更迭踞吾郡。遂以鄭氏之園爲園。塲卉皆爲馬所食。居久之。天下稍定。人皆復其業。而鄭氏始歸。理其廢址。蓋亦幾十年矣。卉所舊植處。忽又莖而華焉。觀者曰。是殆復爲鄭氏祥也已。而鄭子死。鄭君以其園鬻於宋氏。嗚乎。是何卉之不祥也。抑卉更將爲宋氏祥耶。特爲鄭氏不祥耶。夫是園之在沈氏以前。

迨積了前

不板

跌

者歲久滅沒無故老知其誰氏矣其自沈氏得之沈氏失之者不知其亦有是祥焉有是妖焉

否也

又起

或曰凡妖祥之端必其大者先見而後小

者應之方沈氏時天下太平理醇氣和妖祥之

辨一。句。說。上。一。即。取。下。翻。出。議。論。

端無自而興也其後啓禎間大亂將發而鳳皇見於丙寅黃河清於丁卯是殆所爲祥也而太廟血孝陵有赤黑二鬼相與鬪是殆所謂妖也天下之大妖祥興而小者應之舉天下之非鄭氏而留之祥非鄭氏而齊之妖者吾又不知其

凡幾而曾不可以悉數也。或曰：松入地而爲脂，腐蒸氣而生菌物之變化，固有不知其所以然者。鄭氏之盛衰適與之會，安見夫榴之果爲祥而卉之果爲妖也。嗚乎！君子惟修德而不忘焉，則吉者不足喜，凶者不足懼矣。而况草木之變態無常者乎？若其反是而必榴之祥、必卉之妖，將人事廢而天禍作，則吾三十二年間而目見乎天下之物三易其主者，何獨鄭氏園也。

看其一段一段起處是散而歸結甚密 恭十

其機軸從韓來而氣全用歐

收仲

管夫人畫竹記

曹州余尉出畫竹一軸以示余曰此元管夫人所作也出自大內明亡後遊燕市而得之嗚乎余聞書畫之在大內也中貴人掌之玉其積而金其緘而猶誌之以別璽曰秘閣之寶今出自天子之宮而入尉之手廢典之故可以感矣然方其在大內也雖玉積而金緘而天子倦萬幾或終歲不觀服則妬寵工媚者各趨而前書畫不能以其落莫爭也雖中貴人掌之而彼日徒



嘗爲酒食醉飽則鬪鷄馴貓亦不知觀而天下  
之文雅鑒賞者固雖欲觀之而秘閣禁嚴不能  
到也是終無由見知於世也方且真偽雜而美  
惡溷不過榮其外而已尉不以遇而遇乃鑒之別之愛之重  
之與天下之有識者更拂拭而贊歎之故天下  
之物有不必榮於天子之宮而絀於尉之手者  
嗚乎遇合之道誠難與俗人言也尉又云今太  
保宋公嘗見而欲得之詭辭以歲久剝落將入  
生波瀾

散後得妙

吳中求國工裝之以獻時尉方求補官舍於太

保之館因遂逡巡以去其後數見太保輒問曰

畫固在乎魯求國工治裝乎言之而笑尉終不

獻太保亦不更索也嗚乎尉誠高矣若太保者

不具論倘亦所謂不貪爲寶者乎余嘗觀之其

絹細密有堅致非近世所能爲竹瀟灑神韻旁

有石歷落而遠其爲管夫人作無疑管夫人者

趙文敏之妻也文敏以宋宗姓仕元爲顯官今

所傳者翰墨滿天下豈當昔矜重而求索不獲

辭耶抑文敏夫婦借以寫其彼忝離離之感耶

入妻

感○慨○作○小○收○與○行○文○開○合

無○端○想○來○開○情○無○盡

接○見○處○舉○有○不○足○文○敏○意○在

何○其○有○閒○情○而○爲○此○也○然○當○時○仕○之○以○顯○官○莽  
此○一○步○深○一○步  
重○其○翰○墨○而○卒○使○之○消○遣○於○藝○事○不○憂○不○戚○夫  
婦○偕○老○嗚○乎○當○時○之○所○以○待○勝○國○者○厚○矣○凡○此  
皆○其○可○記○者○也○余○因○爲○之○記

盡攬歐公之勝在結構閒散上

恭士

重修演武廳事記

代陳將軍作

某旣鎮歸之五年日勉循厥職曠弛是懼乃按其部伍而進之日講武大事也而無其所可乎歸舊有廳軍府將先鳩財焉爾其各量乃力爲之部以告其將謀伍以告其士皆曰諾於是庀器用均作役立期會閱旬而成嘗攷歸在前代初爲州豫州故天下之腹心而歸又豫州之腹心也內地相仍不特設兵戍歸有軍衛沿農戰空名而已積安二百餘年至隆慶間邑人師尚詔

叛乃改爲郡置兵立參將額之當是時豫州無

統帥專閫之權爲重後小安無事漸以殺久之

愈益以爲無事遂廢其官萬曆末又數十年矣

鄒勝妖人徐鴻儒變興復置兵以守備爲將蓋

不律於昔云歸人父老爲某言復設兵後妖變

旋乎天下輕武所置守備者日趨踰服屈於鄉

大夫之家不復坐廳事廳事雖設爲樵牧場間

歲乃借於有司以較士按部使者至則守備拱

立拜跪其下益踣曲其得稍稍具威儀者僅霜

頌性

有情態

獲發入妙

懸綴與廢大

吃力處

降揚兵一升其堂而已如此者二十年將卑兵  
寡寇氛日熾歸人乃欲請於朝復設叅將而破  
亡無益不可待矣今日稽明舊建官某實承乏東寇  
不靖潛逸我疆賴國家威靈數殄滅之五歲於  
茲日警武備也嗚乎歸故所稱爲腹心內地未  
幾而於朔季爲四戰未幾而入版圖尤悄悄戒  
伏莽焉常變安危之相倚伏豈有定哉然焉知  
後之人不更積輕而廢之亦如昔日者耶夫天  
下無事相承廢而修之嘗難輕而廢之甚易百

爾○君○子○敬○共○爾○位○某○之○責○在○講○武○而○修○厥○事○者○  
乃○其○位○也○故○記○

凝然有典謨之象  
通古之文必傳

恭士

重修書院碑記 代宋太保作

順治八年燕山王公來守歸德首下教博士弟子問以郡之政所宜先者博士弟子對曰歸有范文正公書院先太守鄭公嘗沿其意而創大之以備歸之材居有號舍贍有田課試有約行之既久歸之名公鉅卿接踵其間出爲當世用不絕而士風亦羣感動淬厲烝烝以變今雖廢而人之謳吟思慕鄭公之澤者數十年不衰竊以爲佐朝廷興道育賢郡國之政宜莫此爲大



公曰博士弟子言是凡書院之爲舍者幾楹其  
侵而居之者幾何家資餼之田幾區其官守因  
而入其租稅者幾何年今坐何所其試士之期  
月幾日條約之議詳而要者幾何具趣所司各  
以聞以付郡博士收而掌焉忽入議有是神蓋自鄭公去而書  
院之廢垂四十年公一朝復之嗚乎偉矣博士  
弟子曰是不可以無記謹按書院之設始於宋  
范文正公公爲諸生卽以天下爲己任其後繼  
大政不久未竟厥施然所措置率宏以遠卽如

在歸而歸有書院其隨地收拾人才之意是何  
可一日廢也范公往而繼之來守者不能識其  
意亦浸以湮滅矣歷宋而元而明至萬曆間始  
克有鄭公再舉行之當時之人親被鄭公之澤  
至於今其遺老有能言鄭公時事者猶過書院  
仰首歔歔不忍輒去豈人情固習近而遺遠耶  
抑所以繼范公之遺緒於兵火喪亂之餘久  
不墜者實鄭公力也然則鄭公之遺緒又豈不  
待後之人哉夫天下法制代有更變惟學校絃

非惟堂之  
誦之事建國者卒無以易也書院之設與學校  
相表裏王化之本而菁莪棫樸之盛所由自出  
是誠不可一日廢乃自范文正公以來上下千  
百餘年而其間之創而建建而興者僅公繼鄭  
公而三然則政之舉廢存亡豈不視乎其人歟  
倘無以垂永久則何以告於後之人俾克守之  
公曰博述士弟子言是其勒石爲碑而屬余爲之  
記嗚乎余之望於守是碑者久矣其何敢辭

似表忠觀碑

壽子

倪雲林十萬圖記

壬辰過陽美之亳村定道人出所藏雲林十萬圖相示皆有雲林自跋首幅臨顧虎頭虎頭爲長康畫家以顧陸張吳爲四祖畫斷有云顧愷

之迹不逮意聲過其實故跋中亦言其用景多

幽暗少開遠而自喜深秀過之是爲萬笏朝天

圖叙○法○萬竿煙雨圖則彷彿郭河陽河陽名熙世傳

其瀟湘圖最精此蓋借意成之而墨法在有無

之間居然蒼潤忽○補○入○一○段○錯○綜○按畫家分南北二宗摩詰爲南

宗創始荆浩踵之後則董巨二米子久松雪雲

世目為我師

林北則為馬遠夏珪戴文進輩世不能無異議

夫本

先畏出

矣荆浩一稱洪谷子關仝嘗北面者也故世稱

荆關董宗伯畫旨云雲林畫早歲學北苑在勝

國時可稱逸品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元人

多從陶鑄而來大癡王濛尚存蹊徑獨雲林古

淡天然米襄陽後一人也卽雲林自題獅子林

圖予此畫真得荆關遺意非王濛輩所能夢見

此圖內幅一小跋云荆浩臨泉清賞卷是其得

意之作此幅。倣之而爲萬丈空流圖。雖出摹想亦不多遜。胸次可知矣。又嘗同其妾輕雲放舟錫山而寫萬壑爭流圖。今對之。猶自水聲入耳。波光滿虛。使人愴恍莫知所適。但跋字筆法稍失。結構宗伯常云。雲林畫江東。以有無論清俗。其韻致超絕。當在子久山樵之上。沈石田一日作雲林圖。其師趙同魯見卽呼曰。又過矣。又過矣。蓋雲林妙處實不可學。啓南力勝於韻。故相去猶隔一抄。顧漢中題雲林畫云。初以董源爲

宗及乎晚年畫益精而書法浸矣蓋雲林書本  
工得大令法晚年乃失之而殫精於畫一變古  
法以天真幽淡爲宗要亦所謂漸老漸熟者莫  
雲卿畫苑云縱橫習氣卽黃子久未斷幽淡兩  
言則趙吳興猶遜雲林神會自別其氣韻包舉  
爲諸家所推重如此後人用筆不原其變化生  
筆之使人不測動之妙每得其一木一石便自高詡今見是圖  
又出二段將二圖一總足令邢夫人無色也王元美謂雲林生平不見  
文法變化作青綠山水僅二幅留江南圖內淡墨道繪各

半其萬壑爭流萬丈空流之謂乎見癡翁寫九

峯雪霽而作萬峯飛雪圖秋法自許爲峯巒多勝之

癡翁卽黃氏子久名公望其萬卷詩樓圖殊有秋法

高簡詩人意乃倣洪谷子荆浩者也王維詩端

居不出戶秋原人外間斯人在焉呼之或出自

跋萬林秋色圖曰前晨着筆今酉方完速者仍

拙遲亦不能巧也是夕秋潭同觀嗚乎巧拙自

在遲速之外蓋所謂百年智巧消磨欲盡而後

意動天機神合自然難爲粉墨者道也萬松疊



翠萬橫香雪二圖寄韻設色亦極神秀萬松尤  
叙法有勢蓋雲林畫多得之氣象蕭疎煙林清曠此  
獨峯巒渾厚勢狀雄強其皴擦勾斫分披糾合  
之法無一不備神至之筆豈可以一律論耶若  
夫輕煙遠翠掩映連絡斷續之際津涯眴然者  
萬點青蓮圖也敘法自跋云夜來同惟寅羽士張伯  
雨方壺子論右丞詩中畫畫中詩快然曠遠乃  
倣爲此由今觀之此與萬卷詩樓圖真不愧右  
丞也敘法以上十萬圖乃雲林爲陶九成作者嘗考

雲林倪瓚自稱懶迂又稱荆蠻民又自號滄浪

漫士又號淨名菴主數與九成其宿漢里經月

忘返九成卽陶南村所著輟耕錄者也跋內所

引諸人如羽士惟寅陳姓元高士倪集中有詩

贈之張伯雨善詩及書別號句曲外史方壺子

名從義貴溪道士與伯雨齊名秋潭者想亦縉

流元時世亂高人多托而迹也其款署至正癸

丑乃其晚年筆元亡于丙辰逾癸丑止三年耳

明太祖定鼎金陵建元于戊申至癸丑莫萊

...

已六易矣。雲林爲吳人，尚仍至正甲子，其不忘所自如此。定道人出此圖相示，且歷元而明以

至今日，又四百餘年矣。道人名貞慧，明少保陳

又結定道人

公于廷之子。自乙酉金陵變後，絕迹不入城市。

更命其二子棄去，諸生其亦雲林不忘至正之

意耶。嗚乎！凡山水樓閣之在天地間，無論真幻

何等結構

皆有人司之。今真者頗易主，而幻者乃託於雲

林之畫，歷久彌新，孰謂一技之精，不通於神明

也哉。

斷續離合全以神行歐陽公得意之筆

壽子

敘十萬圖逐段引逐段結侶散碎而一氣包

舉真化工手○論畫更有入微處

牧仲

雲起樓記

戴子陳子延侯子登於雲起之樓徘徊四望意  
愜然若有不能釋者顧謂侯子曰此余邑故孝  
廉吳問卿氏之樓也子曷爲記侯子曰余雖未  
交孝廉然而嘗聞此樓矣當孝廉在昔好尚文  
雅流風可挹嘗於此樓晨夕招賓從溪光山色  
相吟眺也夫孝廉在而此樓之盛時余皆不及  
見今乃欲記之又烏從而記之耶言未畢二子  
且愴然以悲泫然以泣侯子曰是無庸也夫吾

與子所聞歷十年之間蓋有大於此樓者今有  
存焉者乎其主人亦尚有如故者乎而孝廉前  
二年始死此樓雖非其舊而尚可登攀而問然  
則吳氏之所得亦已多矣夫天下事獨誌其盛  
而且遺其衰則是必欲賡栢梁而爲詩陪上林  
而爲賦而阿房之劫灰玉華之妖鼠可以輟筆  
而不作也吾聞是樓之下曰富春軒孝廉嘗藏  
黃子久所畫富春圖於此其死時若有慨其後  
之不能守者命投諸火以殉或曰孝廉於是乎

不達觀矣夫天下事而苟付之得其所則貽之  
子孫與傳之其人無以異也昭烈謂諸葛亮曰  
嗣子如不可輔君自取之天下之大尚且如此  
而况於一圖况於藏此圖之一軒一樓哉不然  
吾目中實未見其可與而又不思所以置之卽  
使有人於此珍而藏之什襲吾又安知其果異  
於水火糞壤耶夫天下之神奇不顯於明必  
藏於幽苟無人以傳之必有鬼物以陰護之然  
則以達觀責孝廉者不惟不知孝廉亦淺之乎

論實精確非濶索

論達觀者也。孝廉死時歲在庚寅，余後二年始

至。爲壬辰。先是孝廉之父納言公之作是樓也

當明神宗時，今五十餘年矣。納言嘗延梁溪

高忠憲公坐卧其上，而屬雲間董尚書爲之題

今尚在。蓋孝廉守其志，以無失類如此。嗚乎！所

謂五十年者，固不可追而問矣。卽庚寅與壬辰

相去不過一二歲，而余曾不及孝廉之在時。

一觀此樓之盛，其後當何如也？又焉能已於二

子之愴然而泣，然哉！孝廉又有南嶽別墅，死時



華爲寺

遠而逸兩絕之作

恭士